



从左至右：加拿大东部城市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集体炼功；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劳工部长凯利·利奇；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

加拿大总理、部长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二周年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综合报道）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2 年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忍；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 年间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弘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 5 月 13 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节日。

总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自 2006 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每年 5 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天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 22 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

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

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

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厄普尔在贺信写道：（我）代表总理哈珀及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人呈上最热情的问候。

他说：“自从 1992 年开始传世以来，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的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解、宽容与友好，这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进步是极大的贡献。”

厄普尔在贺信中说：“我感谢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对华裔加拿大人及他们传统的奉献。我要称赞你们对加拿大多元化持续做出的贡献。”

劳工部长：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劳工部长凯利·利奇也发来贺信，利奇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

解、宽容与友好。这些教导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利奇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之际，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会所有成员，与所有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功法和传统。”

利奇表示，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理念、传统和价值观丰富我们伟大的国家。

国税部长：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注重真、善、忍

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在贺信中代表 Delta—Richmond East 选区的加拿大人表示，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整个 5 月里，我很高兴地对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加拿大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她说：“法轮大法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修炼者，每位修炼者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真、善、忍原则。加上五套柔和、宁静的动作，法轮大法修炼者努力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精神升华。”

加拿大政府持续支持法轮大法谴责中共迫害

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加拿大总理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表彰和赞扬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谴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

柏林中共使馆对面的亚诺维兹桥上，蓝眼睛高个子的法轮功学员法兰兹背着小广播，微笑着迎向中国游客，他做出各种手势，表达自己对中国客人们的欢迎和友好。

（明慧记者雪莉采访报道）有着30多年坎坷求道经历的法兰兹，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其实，要让法兰兹相信什么理念，遵从什么道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曾不顾父母和所有人的反对，坚决不再去教会。从那时起，他开始执着地追求真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求“法”、求“道”。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他到底要向中国人讲述什么呢？

求道之心

法兰兹出生在德国中部小镇上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每个周日他都随父母去做礼拜。慢慢地，他感到忏悔后没有了那种轻松、心灵上获得自由了的感觉。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拒绝随父母去教堂做弥撒。这在小镇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法兰兹成了唯一退出教会的人。

告别了教会，法兰兹继续他的寻道之路。他尝试了不同的法门，坚持打坐。可是，打坐中出现的一些人体特殊现象没人向他解释。26岁那年他学习了一个印度的新法门。当时他正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心理学，后来他中断学业，飞去印度，但半年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被送进医院手术抢救。

手术后他回到德国，转学企业经济学。断断续续地，他还在坚持打坐。在法兰兹要写毕业论文以前，他又一次中断学业，转而自己开了个公司。每天工作紧张，事务繁忙，时不时地，他还会打坐，只是和那个师父心灵上的联系好象越来越淡，最后就完全没有了。

疑问、不解和迷茫

“2005年我的公司破产了。



▲法兰兹；▶柏林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亚诺维兹桥上演示功法，发真相传单



苦寻真法 心系中国人

一个德国人末世寻道的历程

我没有觉得天要塌下来，这不过是个幻影破灭了。现在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法兰兹接着说，“那段时间我又有时间思考，打坐的时间增多了。体内有各系统的运转，这个现象又产生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双眉中出现的那个很亮的白点，是什么？打坐中人体到底在起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问题堆积起来，但没有人能给他解答。

法兰兹天天在网上找这类问题的答案。“我从一个通灵人士那里得知，在各个宗教和古老传说中提到的末法时期最后的救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了。我当时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这位觉者。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和我讲过，末世的那个神会来救我们。我必须找到这个神！”

难以置信的幸运

二零零八年初，一次当法兰兹信手输入“第三只眼”搜索的时候，被链接到了法轮大法的一个网站。当法兰兹从法轮大法网站上看了大法书籍后，几十年的迷茫一扫而光。大法师父的讲法，理白言明，把历来冥想打坐中没说清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并让人明白了有关神的领域的根本答案。

“‘哇，天哪’，我边读边感觉全身的细胞全部张开。背脊上一阵冷

一阵热。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找到了真正的法。”“很快我就明白，这不同于我过去所学过的任何一个法门。在那个印度师父带领下，我们也许可以修到某一层次，在那时的我看来已经很高了。现在，看了大法书籍后，我才明白那不过还是一个很低的层次。”

回忆起当年终于找到法轮佛法时的快乐，他开怀大笑。

守在桥头 心系中国人

当法兰兹得知，在亚诺维兹桥上、中共使馆对面，能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时，他就直奔那里，他激动极了，大力拥抱一个学员。从此，他也成为了法轮大法真相点的一员。

“我喜欢走出来和别人说话，告诉人法轮大法有多美好。我想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对中国人民丝毫不反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不会因为揭露中共集权对我们的迫害而贬低中国人民为了得到幸福生活而付出的劳动。请记住，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分得很清。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罪恶人神共诛。中国人民能得到神佛的眷顾，有个美好未来，这是让我们深深牵挂的。”◇



广播电视局局长一家遭受的迫害（五）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丈夫杨平刚，妻子常丽君，儿子杨科萌，他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社会中努力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至今的十几年当中，他们一家人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历经了重重磨难。可这磨难并没有摧毁他们一家人正直、刚强的性格。相反，在磨难中，他们在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中，身心、精神在升华。

三、丈夫杨平刚：六年冤狱 身受酷刑 信仰愈坚

……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到二零零九年一月，杨平刚写了《变异的生命走向败坏纯正的生命归正一切》、《以“国家的名义”就是正确的吗》、《扫描包夹族》三篇文章，从历史的高度阐明了人类不断变异最终走向毁灭的原因、趋势和大法弘传给生命得以纯正回归的真正希望；谴责了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借“国家的名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剖析了以贪官污吏、不法商贩、社会渣滓、流氓恶棍组成的包夹群体被利用来摧残法轮功学员的罪恶与下场。

法轮功学员的床铺、衣柜、衣物、用品，都是狱警和包夹搜查的重点。他们除了常规搜查（每月、节假日）外，随时都搜。杨平刚第三篇文章写成还未交给狱警时，年前清监就被他们搜了去。刘欣荣和高令山早已对他不断写揭露邪恶迫害文章、讲清法轮功真相的行为怀恨在心，此时更是羞恼成怒。过了年不久，他们便将孙士德调离“管理组”，安排杀人犯李中新、交通肇事致死犯夏念明、贩毒犯杜善辉到他室内当包夹。

（4）恶犯恶言相向，杨平刚忍中有刚

杀人犯李中新（回族）因极其残忍，被刘欣荣、高令山看中，专门从别的监区调过来给他们当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除了去洗漱间，他们不让杨平刚离开监室一步，不让他再写一个字，去卫生间也要两个包夹跟

着，不让他与任何人说一句话，对他其他法轮功学员看一眼也不行。被褥也不叫晒，使他盖了一冬的被褥，九个月没晒过，秋天再拿出来时，长满了黑糊糊的霉菌，再怎么弄，那重重的霉味也去不了。

那天早晨，室内除了睡觉的包夹，其他包夹都出去了，杨平刚到监室门口打饭，李中新回来恶狠狠地问：谁叫你出来的？杨平刚说：我不去打饭，就没饭了。李中新说：没饭鸟散，没饭不吃，不吃也行！此后，他嘴里“你反动”之类的中共恶语经常出现。

二十五岁的夏念明仿佛是从妓院里长大的，满嘴的污言秽语，人送绰号“下三滥”。李中新指使夏念明不停地污蔑法轮功，指桑骂槐地辱骂杨平刚。不仅如此，夏念明还故意跑到杨平刚的上铺睡觉，胡乱晃动双人床干扰他休息。监室里三张双人床，只有杨平刚那张床材质、结构最差，最易晃动。杨平刚与李中新谈了三次，叫他制止夏念明的辱骂行为。李中新表面上答应，背后却一直怂恿夏念明作恶，而且声称：不“转化”就别想舒服。在一次高令山进监室查看时，杨平刚直接对高令山说，有情况要向监区反映，请他安排时间。隔了两天，高令山叫杨平刚去了解情况，杨平刚揭露了李中新、夏念明等人恶行后说：监室应是建设文明的场所，不能成为某些人的精神妓院。他并不要求处罚谁，但要求把夏念明调出去。因为杨平刚讲的句句在理，高令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把夏念明调离该组。并且一段时间内没再调人进来。

李中新感到失落，唉声叹气了一阵子，他去找监区长刘欣荣，结果受到刘欣荣的力挺，他又张狂起来。

毒贩子杜善辉从十二岁起，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打砸抢杀的社会渣滓，在李中新的指使下，不仅时常辱骂杨平刚，也跑到他的上铺故意晃床干扰杨平刚休息。

那天晚上洗刷前，杜善辉借电视

里的人物辱骂杨平刚，睡下后，又故意扭动屁股弄得床嘎吱嘎吱的影响他睡眠。杨平刚问杜善辉干什么，杜善辉象疯了一样从上铺下来，就要动手打人，杨平刚坐起来，理直气壮的大声与他理论，李中新作壁上观。刚调进来的那个包夹（原是村官）看不惯他们的恶行，过来劝架。杨平刚大声的说话，目的是让全监区的人都知道，这监室里的渣滓在行恶。“积委会”主任马洪庆等人跑进来，拉走了杜善辉，并且把他的铺盖都拿走，叫他到别的监室去睡。杨平刚质问李中新作为组长为什么坐视不管，李中新说与他无关，紧接着又爆发了一场争论。马洪庆等人又跑进来把李中新叫出去，暂时平息了此事。

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面对邪恶的打骂、刁难、摧残，一味的忍受，使它们更加肆无忌惮。一天天，一年年，法轮功学员在邪恶的黑窝里受尽了那些恶人的欺凌，杨平刚逐步认识到这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因为即使用现行的《警察法》、《监狱法》、《检察院驻狱检察条例》和对那些真正罪犯约束的监规纪律来衡量，那些罪犯的行为以及狱警对他们的纵容都是违法的，当把这些事实平心静气的摆到桌面上时，那些狱警也无话可说。

第二天，监区对杨平刚与两包夹的冲突进行了调查。杨平刚不仅陈述了两包夹违规违纪胡作非为的事实，并且要求监区警察作为受过专门培训、掌握专业法律知识、具有专业素质的执法者应当公正执法，必须对两包夹的违规违纪行为作出处罚。高令山与刘增忠负责处理此事，当天下午，就把李中新和杜善辉调离本组。几天后，监区对李中新和杜善辉每人扣罚二分（每个罪犯每月的平均分是一点八，加上取消了他们当月的奖励分，两包夹的实际损失是四分左右）。在包夹与法轮功学员的矛盾中，对凌辱法轮功学员的包夹作出实际的处罚，这还是首次。（待续）

上海看守所的一幕 改变了我的人生

【明慧网】我爸是法轮功学员，2001 年 5 月份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传单时，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 7 年。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中共不间断地反复诬蔑宣传，使我对法轮功和我爸不理解，认为我爸给我们家带来了伤害。

2009 年 3 月份，我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谁知干了 3 个月，老板不给工资，还派人打我。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后来死里逃生，连夜从上海回家。第二天上海警察打电话说：“你的工资给你解决了，你到上海来拿工资。”结果一到上海，警察就把我关进了普陀看守所。我问警察：“你们不是叫我来拿工资的吗？”警察说：“你把你老板叫来呀。”我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我咋叫老板来？”关了一个月后，我妈给上海警察送了 5 千元才放我出来。出来后我去找我老板，把老板带到警察那里，警察什么话都没有说，当着我的面，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当场就把老板放走了。

我被关押在普陀看守所期间，亲眼看见看守所恶警暴打一位六、七十岁的炼法轮功的老太太，用手铐铐住

老人的双手吊起来毒打 3 天 3 夜，恶警边打边骂：“老不死的，打死你白打死，看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不打刑事犯，专打炼法轮功的……”恶警骂了很多脏话，三伏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折磨了 3 天后，就没有老太太的任何动静了，老太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被看守所关押的一个月里，警察没敢碰我一个指头，我指着他们的脸跟他们对着干，公开扬言出去后要报复他们，他们都没有打我，可是他们对一个善良的炼法轮功的老人竟然如此残暴！

因为我亲眼所见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对我爸的态度。也因此我支持我爸修炼大法，我得到了很多福报。2009 年，我到武汉做生意赚到钱，买了房子和小汽车。

现在，我相信法轮功善的力量必定能战胜邪恶中共。◇

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

一次跟农民聊天，听他们讲：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到老了，还给零花钱；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我问一位 80 岁的农村老大爷：“土改时您家划的什么成份啊？”“中农。”“那时您家有多少土地呀？”“50 亩。”“那时您家有几口人呢？”“6 口。”“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温饱没问题。”“有在外边挣钱的吗？”“没有，都是土里刨食，自给自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是，就靠这几十亩地养活着。”

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

“您家这 50 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老大爷想了想，“我家有土地证，现在还保留着。从 1950 年成立互助组，后来到合作社，到

1958 年人民公社，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

“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不知道，起码得卖几万元吧。”

“一亩地是 667 平方米，现在 1 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 6000 元到 20000 元，平均就按 1 平方米 1 万元计算，1 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 667 万元，盖 10 层就值 6670 万元。50 亩地要都盖成 10 层楼房，就值 33 亿元，就是盖成 5 层楼，也值 16 亿元，50 亩地中拿出 1 半搞绿化、公共设施等，其余 25 亩搞房地产，至少也值 8 亿元。”

“即使不搞房地产开发，50 亩地都租出去，从 1949 年到现在，这 60 多年，您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不尽。”

老大爷顿时明白了：“我现在祖孙

三代，都加起来也超不过 20-30 万元。”

“您是中农，要是把您划成地主，那就更惨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剥夺，名声扫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老大爷也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老大爷点了点头，欣然同意我的说法。◇

